

知味

木瓜香里与君吟

贺荣凤

“投我以木瓜，报之以琼琚。匪报也，永以为好也！”这是我听到木瓜这个词，想到的第一句话。如果有一种物品，出现就代表着美好，那一定是木瓜无疑。诗经有云，情谊相赠，木瓜为首。

这世间，总是有一些名字，相生相伴美好，低吟浅唱，竟能齿颊生香，回味悠长，美不胜收。比如，木瓜。

在我心里，木瓜不仅是一种果子，而是代表着秋香。它不仅有馥郁的香味，也有深秋最美的颜色，想到木瓜，就想到橙黄橘绿、芳香萦怀的盛景。

没有任何一个秋果，能够像它那么香，香到可以穿越季节，穿越记忆。

木瓜在我家乡并不像杨树、柳树、榆树、桃树、梨树随处可见。记得小时候，整个村子只有一户人家院子里种有木瓜树。它有着上天赐予的独特的淡雅的香气，疏枝横斜，暗香浮动，亭亭然，傲视着周边的芸芸树种。

记忆中，那棵树并不大，每到芳菲四月天，那一树薄薄的花瓣，绯红娇艳，如一片薄云轻烟。

家乡四季分明，等到深秋，所有的植物都开始长得漫不经心，既没有江南青山隐隐水迢迢的风姿，也没有二十四桥明月夜的诗意，秋虫蛰伏，草木凋零，这个时候，那一树木瓜开始渐次变黄，在一片意兴阑珊的萧索之中，又是一道美景。

幼时不懂诗词间的大美，只觉得那种需仰视的美，有点惊心动魄让人沉醉的况味。

记得幼年时母亲有一个大木箱，里面放着我们一家换季的衣服，箱底压着重要的票据和证书之类。在那个木箱里，常年放着木瓜。它的颜色从最初的橙黄渐渐变成黑色，变成黑色之后，木瓜表面坚硬细腻，像是被岁月上了釉。

每次打开箱子，一股木瓜清香混合木香独有的味道扑面而来，箱子打开的那一刻，是我期盼、最期待、最留恋的时刻。多年以后回想，那个木箱已经在历史的烟云中不知所踪，可是那股清香，却依然萦绕心头，挥之不去。

没想到，成年再逢木瓜，是因为老家方城被称为木瓜之乡的柳河镇的一款木瓜酒。听说单单是知道木瓜入酒，就已经觉得风雅有趣，让人心向往之，试想香未浓，酒未冷，人未散，芳意已千年，想想就觉得沉醉。

偶然机会，与木瓜酒得而饮之，当时饮的一款应该是果酒，琥珀般的颜色，澄明透亮，入口甘爽。而且，这个木瓜酒的名字亦不负风雅，如从诗经风雅颂里走出来的，那款高度的果酒叫“与君吟”，还有一款高度的白酒，叫“阳之南”，估计是取意原产地南阳，这样简单倒置，竟生出别样意境。

恍惚间，一个青青子衿的男子，在蒹葭苍苍、白露为霜的河之滨，吟咏着诗经，一饮而尽，一杯接一杯的酒香，氤氲了口中的诗词，他一身轻衣，与河里新生的薄雾，隐在一起……

这个带着木瓜清香、还未践行的约定，就像那个一直活在我的想象和向往中的小镇给我远远抛过来的一个眼神，带着诗经里的风雅，带着采薇的美好，带着美酒的香醇，让我心驰神往，心醉不已！

想象中，在那个美丽的木瓜之乡，不远处青山如黛，路边的田地里，木瓜树渐次铺开，深秋时节，想必已经满树橙黄，风过林野便带了清香，在木瓜林的深处，有一个院落，那里酒香满溢，与木瓜同醉。

有片刻她觉得泄气，因为初云的眼睛看不到受到启发的灵光闪现，她甚至会跟初玉主动分出级别等等来。比如你们有知识的人，你们有钱人，你们城里人等等，初玉听了心里不舒服。她记得小时候初云辅导她的功课，数学题，猜谜语，脑筋急转弯等等，她脑子非常灵活，她还得过学校的红花奖励。结婚后她放弃了识字，忘记了自己是认得字的，孩子读书以后，她连短暂的说明书都不看，儿女一度以为他们的母亲是个文盲。她自我放弃那么多年，现在要找回自己，可惜依然是一种错误的方式，你们这些有文化有知识的人，她被她那种口吻扎伤。

初玉这时听出来她语气里的抱怨，过去她从不这样，因为她性格隐忍。也许她感觉到妹妹尖锐的言辞，多少有些看不起她脑子里没货，而她脑子里没货，就是为了让妹妹脑子里有货，如今她们确实有了货，却开始对这没货的说东说西近乎指责。初玉虽没说过乡里人，但她的态度里已经表达了对乡里人的另当别

灯下漫笔

秋风是在深秋时才来的。人们的认知习惯是在霜降以后，唯有这时的秋风，养足了成色，铆足了力道，有几分个性和气韵。

谁也说不清秋风是哪天来的，也弄不清是白昼或夜晚，打个喷嚏的工夫就唱着跳着来了，像亲戚家活泼的姑娘。人们无法猜测秋风来到人世的意图和使命，完美的解释只有一种，大自然的壮美不仅属于人类，也属于季节和秋风。有了秋风，大自然才多姿多彩，于是，人们总是以友好的姿态迎纳清爽多情的秋风。秋风是经年来往的熟客，今年似乎长大了，打扮得更为靓丽，迈进霜降的门，就亮闪了人们的眼。打量过去，秋风仿佛有了足够的自信，行囊里装满诗意和词韵，还有参差不齐的画笔和五彩缤纷的颜料，看来她要酝酿已久的情致留给深秋这个季节了。

秋风钟情乡野和山林，刚刚安顿下来，征尘未洗，就钻进漫山遍野的角落角落。匆忙地游走，兴然地浏览。游完了，看罢了，脑海里就有了构图的腹稿，哪里着什么色，哪里涂什么彩，似乎成竹于胸。画布很大，宽阔无垠，一眼望不到边缘。不知秋风该怎样挥动如椽之笔，从何处入手，人们在意象中向往或期待壮丽恢宏的巨作。秋风似乎在故意吊人们的胃口，娇美地端坐，不急不躁，出奇地淡定，好似哪里还没想好，也许正在调试颜料，或者，秋风在等一个绝好的时辰，秋阳的助

力，还是秋月的映衬？人们在等待中倦怠，在睡意朦胧中呓语。忽在一个晨曦撒开去暖阳升起的时刻，人们惊讶地发现，山林变了，乡野变了，赤橙黄绿，变得五颜六色。仿佛在一夜之间，秋风完成了她的巨幅杰作。当人们惊叹不已的时候，秋风却在与秋叶呢喃细语，仿佛在轻描淡写地诉说，这只是她小试画笔的初稿。

秋风在倾心推敲画作下一步的精致与完美。

歇息的空隙，秋风到村里转悠，样子有些顽皮。一会儿去拨拉几下谁家的窗纸，弄得窗纸发痒，哗哗啦啦地笑；一会儿去拍打几下谁家屋檐下的风铃，风铃就唱歌给她听。广场花坛旁的座椅上，几个老太太在聊家常，秋风就悄悄地溜过去，吹拂几下老人的银发，或者去掀动几下老人的衣角，弄得老人们心摇荡、心花怒放，一改过往的岁月沧桑，开启油光而塌陷的嘴巴，半娇半羞地把隐藏几十年的甜蜜柔情一股脑地露了出来。秋风似乎还没有玩要尽兴，追赶着鸡犬鸭鹅疯跑，把家禽家畜的羽毛吹得杂乱无章。秋风爬到树梢，手足舞蹈，细弱的枝丫便跟着摇摆，偷笑满地家禽的滑稽表演。

秋风温和的时候，是山乡秋野最美的时刻。

秋风的温情里也常有出人意料的恶作剧，本意是带来快乐和欢笑，手法却有点调侃和顽劣。河边的村姑把洗

好的衣服，晾晒在树枝上，秋风冷不丁窜出来，忽闪一地，而后嬉笑着蹦跳走了。乡场的水泥地上，摊下一片一片金黄的玉米颗粒，秋风学坏，呼呼啦啦撒上一层落叶，折腾得几位老人忙去躬身拾掇，秋风则围着他们撒欢儿。

秋风也有自己的个性，不轻易招惹了她，触动到她的底线，她翻脸不认人，立马使出自己的小性情，狂野撒泼。一个秋日落暮的黄昏，不知是谁不小心碰翻了秋风的画盘，还是哪个动用了她的画笔，一向婉约清雅的秋风，扔掉端庄淑女的外衣，操刀跨马，疾风奔腾，闹腾一宿。东家摔摔打打，西家狂呼乱叫，似乎非要弄出个子丑寅卯才算罢休。那晚乡村不安，枯叶翻飞，那夜家神不宁，鸡犬无语。菜园里的萝卜白菜受到牵连，被欺凌得衣衫不整，散发零乱，就连刚出土的冬菜受到惊吓，伏在地上哆嗦打战，一直不敢抬头。

不知是谁哄下了秋风，安抚了她狂躁不安的戾气。第二天早上，人们惊奇地发现，秋风温婉如前，在阡陌上游走，忽而又见她端坐山野的清流溪畔，轻吟浅唱，人们依稀听出了那是唐诗宋词的韵律。

秋风大约是从山野乡间走出去的精灵，对乡村和山川格外的倾情和垂爱，她似乎不太喜欢城市。也许，在她的词典里，城市是个拥挤不堪的块垒，不像旷野那么辽阔，人工打造几处休闲场所，也是片片落落，无从下笔着墨，等把气势磅礴的秋野画作竣工了，

人如何度过一生，才不会辜负生命？面对人生的终极问题，当了70年心理医生的作者中村恒子奶奶，将其90年的人生智慧，化为本书六大篇章关于工作、爱、人际关系、幸福、死亡等课题的诚挚箴言，陪同数不清的人走过人生泥泞的时期，让他们在认清生活真相后，仍然有热爱生活的勇气。作者娓娓道来的讲述，总有一句令你豁然开朗，消解心头烦忧，感受生命的力量，让你意识到“这是你自己的人

生”，只要活出自己，就会发现“人间值得”。

《人间值得》作者中村恒子，日本最年长的心理医生，生于1929年，日本广岛县尾道市人，毕业于大阪女子医专（现关西医科大学）。中村恒子行医70年来，历经烽火年代，时代变迁，拥有丰富的人生阅历和咨询经验，是患者颇为信赖、愿意倾诉心声的心理医生。她以“不管死亡何时到来，都没有遗憾”的心境，终生不退休从事心理医生的工作。

原来真的是太古，才不舍得她去。哪里有薰衣草？但当他用满是老茧的手为她擦拭眼泪的时候，她的心里真的开出了一丛一丛的薰衣草，摇曳在风里，有淡淡的清香。就在这一刻，她想，这一辈子，不管有多苦，都要坚持走下去。因为，她知道，薰衣草的花语是等待爱情，她还知道，只要用力呼吸，就能看到奇迹。

现在，他们结婚了。她还在重庆当公务员，他还在边疆保卫祖国，一年，他们见两次，一次是他休假，另一次是过年的时候，她去看他。其实，她没有见过真正的薰衣草，但是，那已经不重要了。

走近，他沧桑的脸，破裂的嘴唇，越来越清晰地出现在她面前时，她再也忍不住，想好的话语都化成了一汪眼泪，滴落下来，砸疼了他肩上的那颗五角星。

原来真的是太古，才不舍得她去。哪里有薰衣草？但当他用满是老茧的手为她擦拭眼泪的时候，她的心里真的开出了一丛一丛的薰衣草，摇曳在风里，有淡淡的清香。就在这一刻，她想，这一辈子，不管有多苦，都要坚持走下去。因为，她知道，薰衣草的花语是等待爱情，她还知道，只要用力呼吸，就能看到奇迹。

现在，他们结婚了。她还在重庆当公务员，他还在边疆保卫祖国，一年，他们见两次，一次是他休假，另一次是过年的时候，她去看他。其实，她没有见过真正的薰衣草，但是，那已经不重要了。

走近，他沧桑的脸，破裂的嘴唇，越来越清晰地出现在她面前时，她再也忍不住，想好的话语都化成了一汪眼泪，滴落下来，砸疼了他肩上的那颗五角星。

走近，他沧桑的脸，破裂的嘴唇，越来越清晰地出现在她面前时，她再也忍不住，想好的话语都化成了一汪眼泪，滴落下来，砸疼了他肩上的那颗五角星。

走近，他沧桑的脸，破裂的嘴唇，越来越清晰地出现在她面前时，她再也忍不住，想好的话语都化成了一汪眼泪，滴落下来，砸疼了他肩上的那颗五角星。

走近，他沧桑的脸，破裂的嘴唇，越来越清晰地出现在她面前时，她再也忍不住，想好的话语都化成了一汪眼泪，滴落下来，砸疼了他肩上的那颗五角星。

走近，他沧桑的脸，破裂的嘴唇，越来越清晰地出现在她面前时，她再也忍不住，想好的话语都化成了一汪眼泪，滴落下来，砸疼了他肩上的那颗五角星。

走近，他沧桑的脸，破裂的嘴唇，越来越清晰地出现在她面前时，她再也忍不住，想好的话语都化成了一汪眼泪，滴落下来，砸疼了他肩上的那颗五角星。

走近，他沧桑的脸，破裂的嘴唇，越来越清晰地出现在她面前时，她再也忍不住，想好的话语都化成了一汪眼泪，滴落下来，砸疼了他肩上的那颗五角星。

走近，他沧桑的脸，破裂的嘴唇，越来越清晰地出现在她面前时，她再也忍不住，想好的话语都化成了一汪眼泪，滴落下来，砸疼了他肩上的那颗五角星。

走近，他沧桑的脸，破裂的嘴唇，越来越清晰地出现在她面前时，她再也忍不住，想好的话语都化成了一汪眼泪，滴落下来，砸疼了他肩上的那颗五角星。

走近，他沧桑的脸，破裂的嘴唇，越来越清晰地出现在她面前时，她再也忍不住，想好的话语都化成了一汪眼泪，滴落下来，砸疼了他肩上的那颗五角星。

走近，他沧桑的脸，破裂的嘴唇，越来越清晰地出现在她面前时，她再也忍不住，想好的话语都化成了一汪眼泪，滴落下来，砸疼了他肩上的那颗五角星。

秋风词

叶剑秀

好的衣服，晾晒在树枝上，秋风冷不丁窜出来，忽闪一地，而后嬉笑着蹦跳走了。乡场的水泥地上，摊下一片一片金黄的玉米颗粒，秋风学坏，呼呼啦啦撒上一层落叶，折腾得几位老人忙去躬身拾掇，秋风则围着他们撒欢儿。

秋风也有自己的个性，不轻易招惹了她，触动到她的底线，她翻脸不认人，立马使出自己的小性情，狂野撒泼。一个秋日落暮的黄昏，不知是谁不小心碰翻了秋风的画盘，还是哪个动用了她的画笔，一向婉约清雅的秋风，扔掉端庄淑女的外衣，操刀跨马，疾风奔腾，闹腾一宿。东家摔摔打打，西家狂呼乱叫，似乎非要弄出个子丑寅卯才算罢休。那晚乡村不安，枯叶翻飞，那夜家神不宁，鸡犬无语。菜园里的萝卜白菜受到牵连，被欺凌得衣衫不整，散发零乱，就连刚出土的冬菜受到惊吓，伏在地上哆嗦打战，一直不敢抬头。

不知是谁哄下了秋风，安抚了她狂躁不安的戾气。第二天早上，人们惊奇地发现，秋风温婉如前，在阡陌上游走，忽而又见她端坐山野的清流溪畔，轻吟浅唱，人们依稀听出了那是唐诗宋词的韵律。

秋风大约是从山野乡间走出去的精灵，对乡村和山川格外的倾情和垂爱，她似乎不太喜欢城市。也许，在她的词典里，城市是个拥挤不堪的块垒，不像旷野那么辽阔，人工打造几处休闲场所，也是片片落落，无从下笔着墨，等把气势磅礴的秋野画作竣工了，

人如何度过一生，才不会辜负生命？面对人生的终极问题，当了70年心理医生的作者中村恒子奶奶，将其90年的人生智慧，化为本书六大篇章关于工作、爱、人际关系、幸福、死亡等课题的诚挚箴言，陪同数不清的人走过人生泥泞的时期，让他们在认清生活真相后，仍然有热爱生活的勇气。作者娓娓道来的讲述，总有一句令你豁然开朗，消解心头烦忧，感受生命的力量，让你意识到“这是你自己的人

生”，只要活出自己，就会发现“人间值得”。

《人间值得》作者中村恒子，日本最年长的心理医生，生于1929年，日本广岛县尾道市人，毕业于大阪女子医专（现关西医科大学）。中村恒子行医70年来，历经烽火年代，时代变迁，拥有丰富的人生阅历和咨询经验，是患者颇为信赖、愿意倾诉心声的心理医生。她以“不管死亡何时到来，都没有遗憾”的心境，终生不退休从事心理医生的工作。

原来真的是太古，才不舍得她去。哪里有薰衣草？但当他用满是老茧的手为她擦拭眼泪的时候，她的心里真的开出了一丛一丛的薰衣草，摇曳在风里，有淡淡的清香。就在这一刻，她想，这一辈子，不管有多苦，都要坚持走下去。因为，她知道，薰衣草的花语是等待爱情，她还知道，只要用力呼吸，就能看到奇迹。

现在，他们结婚了。她还在重庆当公务员，他还在边疆保卫祖国，一年，他们见两次，一次是他休假，另一次是过年的时候，她去看他。其实，她没有见过真正的薰衣草，但是，那已经不重要了。

走近，他沧桑的脸，破裂的嘴唇，越来越清晰地出现在她面前时，她再也忍不住，想好的话语都化成了一汪眼泪，滴落下来，砸疼了他肩上的那颗五角星。

原来真的是太古，才不舍得她去。哪里有薰衣草？但当他用满是老茧的手为她擦拭眼泪的时候，她的心里真的开出了一丛一丛的薰衣草，摇曳在风里，有淡淡的清香。就在这一刻，她想，这一辈子，不管有多苦，都要坚持走下去。因为，她知道，薰衣草的花语是等待爱情，她还知道，只要用力呼吸，就能看到奇迹。

现在，他们结婚了。她还在重庆当公务员，他还在边疆保卫祖国，一年，他们见两次，一次是他休假，另一次是过年的时候，她去看他。其实，她没有见过真正的薰衣草，但是，那已经不重要了。

走近，他沧桑的脸，破裂的嘴唇，越来越清晰地出现在她面前时，她再也忍不住，想好的话语都化成了一汪眼泪，滴落下来，砸疼了他肩上的那颗五角星。

走近，他沧桑的脸，破裂的嘴唇，越来越清晰地出现在她面前时，她再也忍不住，想好的话语都化成了一汪眼泪，滴落下来，砸疼了他肩上的那颗五角星。

走近，他沧桑的脸，破裂的嘴唇，越来越清晰地出现在她面前时，她再也忍不住，想好的话语都化成了一汪眼泪，滴落下来，砸疼了他肩上的那颗五角星。

走近，他沧桑的脸，破裂的嘴唇，越来越清晰地出现在她面前时，她再也忍不住，想好的话语都化成了一汪眼泪，滴落下来，砸疼了他肩上的那颗五角星。

走近，他沧桑的脸，破裂的嘴唇，越来越清晰地出现在她面前时，她再也忍不住，想好的话语都化成了一汪眼泪，滴落下来，砸疼了他肩上的那颗五角星。

走近，他沧桑的脸，破裂的嘴唇，越来越清晰地出现在她面前时，她再也忍不住，想好的话语都化成了一汪眼泪，滴落下来，砸疼了他肩上的那颗五角星。

走近，他沧桑的脸，破裂的嘴唇，越来越清晰地出现在她面前时，她再也忍不住，想好的话语都化成了一汪眼泪，滴落下来，砸疼了他肩上的那颗五角星。

走近，他沧桑的脸，破裂的嘴唇，越来越清晰地出现在她面前时，她再也忍不住，想好的话语都化成了一汪眼泪，滴落下来，砸疼了他肩上的那颗五角星。

走近，他沧桑的脸，破裂的嘴唇，越来越清晰地出现在她面前时，她再也忍不住，想好的话语都化成了一汪眼泪，滴落下来，砸疼了他肩上的那颗五角星。

走近，他沧桑的脸，破裂的嘴唇，越来越清晰地出现在她面前时，她再也忍不住，想好的话语都化成了一汪眼泪，滴落下来，砸疼了他肩上的那颗五角星。

走近，他沧桑的脸，破裂的嘴唇，越来越清晰地出现在她面前时，她再也忍不住，想好的话语都化成了一汪眼泪，滴落下来，砸疼了他肩上的那颗五角星。

顺手捎带在城市角落涂抹几笔就打发了。

人们不得不叹服秋风是有高深学问的。几天以后，天地之间的一幅巨制画作绘制而成，也是在人们不经意间展现出来的。枫叶霜红，层林尽染，何处橙黄，何处暗绿，着墨恰到好处，运笔错落有致。文人墨客们来了，摄影行当的长枪短炮来了，进山林，涉水越涧，游走山野，观赏美景，赞誉声沸腾了写满诗意的空旷原野。

最为得意的要数秋风了，她自豪地提起狼毫朱笔，写下了奇特独有的落款：己亥深秋，秋风作于乾坤间。

秋风忽然想起城市，于是她向蜗居城市的居民发出热情的请柬。形式很特别，她不通过微信喧嚷，也不借用网络平台吆喝，而是亲自到城市游走一圈，用魅力牵动家庭小轿车的引擎往山野出发，用真情感召心有诗和远方的男男女女。

谁能抵挡这秋色词韵的诱惑呢。秋风的巨制画作，刻下季节轮回的瞬间，留给丰饶的大地，留给人们永恒的记忆。秋风收拾行装作别的时候，庄重承诺，画作是对大地的馈赠，她不带走，留下供人们长期观赏，直到下一个季节到来，留存给大自然永久性收藏。

秋风把天地秋色填成一首优美的词，上阙写给冬天，下阙写给春天，自己则是这首词的序或跋，留给人们的是那意蕴悠长的回味和思索。

夜凉露重，秋虫和鸣。我所常见的秋虫也不过就是蟋蟀。

古人说蟋蟀“暑则在野，寒则依人”“蟋蟀声中夜秋长”。所以，当蟋蟀们在我的客厅里开演奏会的时候，我就知道：秋来了！

白天蟋蟀们休息，我看不到它们，也听不到它们。傍晚，它们的排练开始了，一声，两声，它们在调试琴弦。

我不打扰它们，吃饭，洗漱，上床，当我开始给女儿讲睡前故事的时候，它们的演奏已进行了第二幕，平静中已有激越之势。女儿问：“妈妈，啥在叫？”我说：“孩子，是蟋蟀在唱歌。”“它们为什么唱歌呀？”“因为高兴呗。”

当然是因为高兴！

但古人不这样认为，有诗云：“蟋蟀嘈嘈兮晨夜鸣，落叶飘兮枯枝燥。百草零落兮履鞋。时光逝兮年易尽。”说蟋蟀是感岁暮将至而发悲音。

在我听来却不是这样，我听到的是一场华丽的交响乐，它们在弹奏一曲生命的赞歌。

夜深人静时，它们的演奏进入高潮，大提琴小提琴，汇成了一条高低音混响的河。

有时，我在桌边写字，有蟋蟀蹦过来，蹲在我的电脑上，

它笔挺的黑色燕尾服，闪着高贵的金属光泽，我对这位音乐家表示敬仰，看它优雅地鼓动琴弦，再从容地振翅飞走。

有时，有一只蹦到窗台上，不知道是不是在望月思乡。

有风的夜晚，我喜欢把凉席铺到客厅里，席地而卧，凉的夜里，我在用触觉感知秋的微凉，此时会想起李清照的一句“红藕香残玉簟秋”，想起龙泉桥上游那一片红荷，此时已是朱颜老去，清香不再。

有时隔着窗也能看见月亮，凉凉亮亮的，不由会顺着易安的词想下去“云中谁寄锦书来？雁字回时，月满西楼”。我当然知道不会有锦书来的，月亮和我一起听着蟋蟀的琴声，月亮是一幅如痴如醉的脸，我看不见自己的脸，可能也是痴到发呆。

偶尔住校。住室围墙外是大片的灌木。

夜静，屋里屋外，蟋蟀的大合唱开始了，起伏的乐音，我分不出和我家的那个有什么区别，可能普天之下的蟋蟀都在用着同一个乐谱。

校园里灯火很亮，灯光填补了夜的荒寂，我忽略了月亮的存在，只觉得满世界都是蟋蟀的琴声，琴声钻进夜色里，夜变得文艺而抒情了。

我瞎然入眠，有人进了我的梦，入梦的人不知道自己无心的演奏，拨动了哪个人心弦。

别墅，为自己六十大寿庆生，甲午战争的残酷使她的生日蛋糕都充满血腥味。

野史有说慈禧偷偷怀孕的，清人笔记里写慈禧太后有段时间里喜欢吃汤卧果。汤卧果可不是树上结的果子，是一种点心菜，是北京人对水泼鸡蛋的叫法。慈禧每天早晨都要差人去饭馆买，饭馆里有个送货的俊俏小伙被李莲英相中了，经常偷带到宫里去玩。后被慈禧发现留在宫中专用，因此怀了光绪皇帝，说这就是慈禧非要立光绪为帝的原因，因为光绪是她的亲生子。

我在电视剧里看到慈禧吃饭每次小吃要吃几十个碗，正餐都有一百只碗摆得整整齐齐，吃不完的都给了宫女下人或者太监吃。世界上最好的厨子都在她宫里了，她犯得着去外面的馆子买吃的吗？她是不是偷情怀孕生下光绪我不知道，我就是不相信她会在外面买吃的。那外面厨子会做汤卧果，她这么大的权力为什么不把厨子召进宫来，或者派人去跟厨子学做这道菜。

出乎意料的是初云自己谈起过那个男人。那会儿她们已经看过故宫的空房子和皇帝的大龙椅，在颐和园昆明湖里划船。春风倾泻，微风舔皱湖水，飞机在空中划出一道白色弧线。初玉给初云当解说导游，她说颐和园是慈禧挪用军费给自己建的超级大

踏步。如果哪个女人除了两个孩子一无所有到四十岁之后却还想生孩子，那她连原地踏步都做不到，只有退步的可能。

我倒是认为，你复通手术成功，再生一个孩子，这不是一般人能做的。

她们的对话无论从哪里开始，最终都会回到复通手术这件事情上来，好像复通手术是个坏心，外围的坏径都是铺垫。初玉虽然说过并不阻止她做复通术，可是说起话来却是不依不饶，正话反话，真真假假，讽刺奚落，各式修辞，初云的想法仍然和刚来的时候一样，那股干沉重的块拗劲大约只有她自己藏了脚后跟的时候才会中止。

你错了，北京需要各种各样的人。每个人都能在这儿创造价值，甚至奇迹，送快递的自学英语后来进了国际业务部，当经理，当月嫂的中年妇女拿起笔来写自己的故事。后来成了作家，机会像流星闪过，就看哪只手能抓住。我们医院一个护士，积累了足够的经验和资源之后，开了一家护理工作，专门为病患介绍陪护工作，兼做营养师调理营养餐。越做影响越大。业务扩展到别的医院。这些人只有初中学历，但是他们并不停留在原地

踏步。如果哪个女人除了两个孩子一无所有到四十岁之后却还想生孩子，那她连原地踏步都做不到，只有退步的可能。

我倒是认为，你复通手术成功，再生一个孩子，这不是一般人能做的。

她们的对话无论从哪里开始，最终都会回到复通手术这件事情上来，好像复通手术是个坏心，外围的坏径都是铺垫。初玉虽然说过并不阻止她做复通术，可是说起话来却是不依不饶，正话反话，真真假假，讽刺奚落，各式修辞，初云的想法仍然和刚来的时候一样，那股干沉重的块拗劲大约只有她自己藏了脚后跟的时候才会中止。

出乎意料的是初云自己谈起过那个男人。那会儿她们已经看过故宫的空房子和皇帝的大龙椅，在颐和园昆明湖里划船。春风倾泻，微风舔皱湖水，飞机在空中划出一道白色弧线。初玉给初云当解说导游，她说颐和园是慈禧挪用军费给自己建的超级大



金秋十月(国画) 庄叶欣

人与自然

秋夜琴歌

陈玉峰

夜凉露重，秋虫和鸣。我所常见的秋虫也不过就是蟋蟀。

古人说蟋蟀“暑则在野，寒则依人”“蟋蟀声中夜秋长”。所以，当蟋蟀们在我的客厅里开演奏会的时候，我就知道：秋来了！

白天蟋蟀们休息，我看不到它们，也听不到它们。傍晚，它们的排练开始了，一声，两声，它们在调试琴弦。

我不打扰它们，吃饭，洗漱，上床，当我开始给女儿讲睡前故事的时候，它们的演奏已进行了第二幕，平静中已有激越之势。女儿问：“妈妈，啥在叫？”我说：“孩子，是蟋蟀在唱歌。”“它们为什么唱歌呀？”“因为高兴呗。”

当然是因为高兴！

但古人不这样认为，有诗云：“蟋蟀嘈嘈兮晨夜鸣，落叶飘兮枯枝燥。百草零落兮履鞋。时光逝兮年易尽。”说蟋蟀是感岁暮将至而发悲音。

在我听来却不是这样，我听到的是一场华丽的交响乐，它们在弹奏一曲生命的赞歌。

夜深人静时，它们的演奏进入高潮，大提琴小提琴，汇成了一条高低音混响的河。

有时，我在桌边写字，有蟋蟀蹦过来，蹲在我的电脑上，

它笔挺的黑色燕尾服，闪着高贵的金属光泽，我对这位音乐家表示敬仰，看它优雅地鼓动琴弦，再从容地振翅飞走。

有时，有一只蹦到窗台上，不知道是不是在望月思乡。

有风的夜晚，我喜欢把凉席铺到客厅里，席地而卧，凉的夜里，我在用触觉感知秋的微凉，此时会想起李清照的一句“红藕香残玉簟秋”，想起龙泉桥上游那一片红荷，此时已是朱颜老去，清香不再。

有时隔着窗也能看见月亮，凉凉亮亮的，不由会顺着易安的词想下去“云中谁寄锦书来？雁字回时，月满西楼”。我当然知道不会有锦书来的，月亮和我一起听着蟋蟀的琴声，月亮是一幅如痴如醉的脸，我看不见自己的脸，可能也是痴到发呆。

偶尔住校。住室围墙外是大片的灌木。

夜静，屋里屋外，蟋蟀的大合唱开始了，起伏的乐音，我分不出和我家的那个有什么区别，可能普天之下的蟋蟀都在用着同一个乐谱。

校园里灯火很亮，灯光填补了夜的荒寂，我忽略了月亮的存在，只觉得满世界都是蟋蟀的琴声，琴声钻进夜色里，夜变得文艺而抒情了。

我瞎然入眠，有人进了我的梦，入梦的人不知道自己无心的演奏，拨动了哪个人心弦。

别墅，为自己六十大寿庆生，甲午战争的残酷使她的生日蛋糕都充满血腥味。

野史有说慈禧偷偷怀孕的，清人笔记里写慈禧太后有段时间里喜欢吃汤卧果。汤卧果可不是树上结的果子，是一种点心菜，是北京人对水泼鸡蛋的叫法。慈禧每天早晨都要差人去饭馆买，饭馆里有个送货的俊俏小伙被李莲英相中了，经常偷带到宫里去玩。后被慈禧发现留在宫中专用，因此怀了光绪皇帝，说这就是慈禧非要立光绪为帝的原因，因为光绪是她的亲生子。

我在电视剧里看到慈禧吃饭每次小吃要吃几十个碗，正餐都有一百只碗摆得整整齐齐，吃不完的都给了宫女下人或者太监吃。世界上最好的厨子都在她宫里了，她犯得着去外面的馆子买吃的吗？她是不是偷情怀孕生下光绪我不知道，我就是不相信她会在外面买吃的。那外面厨子会做汤卧果，她这么大的权力为什么不把厨子召进宫来，或者派人去跟厨子学做这道菜。

出乎意料的是初云自己谈起过那个男人。那会儿她们已经看过故宫的空房子和皇帝的大龙椅，在颐和园昆明湖里划船。春风倾泻，微风舔皱湖水，飞机在空中划出一道白色弧线。初玉给初云当解说导游，她说颐和园是慈禧挪用军费给自己建的超级大

踏步。如果哪个女人除了两个孩子一无所有到四十岁之后却还想生孩子，那她连原地踏步都做不到，只有退步的可能。

我倒是认为，你复通手术成功，再生一个孩子，这不是一般人能做的。

她们的对话无论从哪里开始，最终都会回到复通手术这件事情上来，好像复通手术是个坏心，外围的坏径都是铺垫。初玉虽然说过并不阻止她做复通术，可是说起话来却是不依不饶，正话反话，真真假假，讽刺奚落，各式修辞，初云的想法仍然和刚来的时候一样，那股干沉重的块拗劲大约只有她自己藏了脚后跟的时候才会中止。

你错了，北京需要各种各样的人。每个人都能在这儿创造价值，甚至奇迹，送快递的自学英语后来进了国际业务部，当经理，当月嫂的中年妇女拿起笔来写自己的故事。后来成了作家，机会像流星闪过，就看哪只手能抓住。我们医院一个护士，积累了足够的经验和资源之后，开了一家护理工作，专门为病患介绍陪护工作，兼做营养师调理营养餐。越做影响越大。业务扩展到别的医院。这些人只有初中学历，但是他们并不停留在原地

踏步。如果哪个女人除了两个孩子一无所有到四十岁之后却还想生孩子，那她连原地踏步都做不到，只有退步的可能。

我倒是认为，你复通手术成功，再生一个孩子，这不是一般人能做的。

她们的对话无论从哪里开始，最终都会回到复通手术这件事情上来，好像复通手术是个坏心，外围的坏径都是铺垫。初玉虽然说过并不阻止她做复通术，可是说起话来却是不依不饶，正话反话，真真假假，讽刺奚落，各式修辞，初云的想法仍然和刚来的时候一样，那股干沉重的块拗劲大约只有她自己藏了脚后跟的时候才会中止。

出乎意料的是初云自己谈起过那个男人。那会儿她们已经看过故宫的空房子和皇帝的大龙椅，在颐和园昆明湖里划船。春风倾泻，微风舔皱湖水，飞机在空中划出一道白色弧线。初玉给初云当解说导游，她说颐和园是慈禧挪用军费给自己建的超级大

